

五燈會元卷第六

城九

宋 沙 門 大 川 濟 纂

六祖下二世 秀出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

城九

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

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

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

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

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

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

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

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

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

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甚麼不供養國師

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

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

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

谷與師一擲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

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

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

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

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

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

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

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

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

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

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多與凡
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
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
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旁出四世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旁出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峰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
何氏家本豪盛髻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
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
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眾僧齋于
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
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
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
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

辭而去因謁荆南忠禪師南忠曰傳教人也
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曰
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
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
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
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
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
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
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泰恭斷臂請恩師
先齋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泰恭
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毘盧
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
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
山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峰蘭
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

城九

三

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畧云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

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

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二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

城九

五

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鋤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眾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慮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

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眾禪偈撮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眾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為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峰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

成九

六

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鑿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義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畧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幅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家亦無所不統也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曠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

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故會三乘諸狗尸而顯一性前後之執則也

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

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

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

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

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七 涅槃圖教和會諸法唯揀

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圖

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義休為之序引蓋行十世蕭俛相公

呈已見解請禪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

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

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真知相應之時萬化

寂滅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法俱從思想燥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覺智

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

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

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

絕相累即絕相為妙用住相為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為一聖一法空為一

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

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

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

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

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

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

問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

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

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

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

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

當悟心即了為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

名南宗頓旨若悟卽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卽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澆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城九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干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卽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旣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旣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旣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旣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每代祇傳一人旣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城九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棟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

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
樂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
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
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
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
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
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
如次第爲說蒼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
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
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
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
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
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旣無所住著何論處
所又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
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

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
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
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
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
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
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
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
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
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
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
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
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
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
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
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

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畧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迷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未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

成九

十

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峰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諡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

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
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
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爲生義
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爲生義女曰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
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
曰死以不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
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
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
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
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
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
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
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

或九

十二

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
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
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
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
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
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
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
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
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
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
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
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
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

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者
曰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
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
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

城九

十三

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
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華者乃問此華從天得
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
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
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
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
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
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
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

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
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
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
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
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
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
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
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
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荅言我今
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
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
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
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
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

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
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
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
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

城九

十四

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
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
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
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
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
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
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
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秦跋陁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
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
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
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
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
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
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
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
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
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
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
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誼宇宙拂衣
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
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

城九

十五

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
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
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
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
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
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
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
翦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
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荅曰十二
帝問其旨如何荅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
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
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務面門分披出十二
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
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

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卽以屬供奉官

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

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

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

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

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

此等見邪汾陽曰不枉西來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

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

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

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

浩不是菩提大道城九十六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

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傳宣慈家本名

翁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

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

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高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鞞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高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坐不動

戒九

十七

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
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
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
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
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
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利那造作還復漂
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
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
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
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
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
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周四相偈曰生曰老曰

成九

大

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
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
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
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
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
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
親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
尚恣貪嗔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
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華永絕攀
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
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
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
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
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亦不真偈曰頓悟

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
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晶塞滿虛空看
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
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
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
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城九

十九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顓荊州華容
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
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
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
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
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

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
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
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
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
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
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
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

然不見

趙州代曰
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
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
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
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
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
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
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

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

而去寒山捶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

城九

二十

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鳥腰罪

切腰奴罪切 蹙額蟠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

以杖荷一布囊并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鄮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菹纒接

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

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

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

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

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

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

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

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乘和尚別曰歸去來師曰汝

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

城九

五

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

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

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

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智智者

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
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
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
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
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
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
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
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
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
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來者難得
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
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
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
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
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
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
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真
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池州亦負布袋
而行四眾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
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
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
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

城九

三

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
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
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
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

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
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師
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
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
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
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
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
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
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
衆所歸棄謁雪峰手携鳧茈一包醬一器獻
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峰曰何處得
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
峰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
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

城九

三

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後自鷲湖歸溫嶺結菴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
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
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
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
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
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
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日莫祇
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
梅華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
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
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
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
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耀滿
山獲舍利五色塔於瑞巖正寢諡曰妙應法

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
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
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
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
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塔
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
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
徙居祝融峰之華嚴黃梅之雙峰廬山之東
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
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
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
住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峰登
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菴回赤城
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亦符大巖等處返飛

城九

三四

來棲止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徧稱
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
寶嚴與郎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
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
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
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
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跣
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
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
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
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龔塔
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卽
持往秦望山建窠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
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

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
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第六

音釋

齧

初謹切親上聲殺齒也
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齧

齧

時流切音隸
主人進客也

醢

許亥切音海肉醬也

菹

通菹側魚切
音髓酢也

聶

上日涉
切音麻

下汝朱切音儒
齧需多言也